



日语教学与日本研究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江苏分会2012年刊

总主编 / 揭侠 汪平 执行主编 / 彭曦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日语教学与日本研究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江苏分会2012年刊

总主编／揭侠 汪平 执行主编／彭曦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语教学与日本研究——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江苏分会 2012 年刊/揭侠, 汪平总主编; 彭曦执行主编.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628-3381-9

I. 日... II. 彭... III. ①日语-语言教学-文集 ②日本-研究-文集
IV. ①H369-53 ②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1133 号

日语教学与日本研究——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江苏分会 2012 年刊

总主编 / 揭侠 汪平

执行主编 / 彭曦

责任编辑 / 车银儿

责任校对 / 陈孟昀

封面设计 / 戚亮轩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电 话: (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2001(编辑室)

传 真: (021)64252707

网 址: press.ecust.edu.cn

印 刷 / 常熟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 6.25

字 数 / 183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628-3381-9

定 价 / 48.00 元

联系我们: 电子邮箱 press@ecust.edu.cn

官方微博 e.weibo.com/ecustpress

日语教学与日本研究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江苏分会 2012 年刊

主 办：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江苏分会

总 主 编：揭侠、汪平

执行主编：彭曦

编委会成员(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成春有、窦硕华、高鹏飞、何慈毅、季爱琴、刘克华、
刘丽芸、石卫东、王保田、武锐、赵平、周浩

目 录

• 日语教学 •

- 「に＋あり＝なり」「で＋ある＝である」与「で＋いる」
 陶友公(2)
- 基于语料的日语书面语文体混用的考察 徐卫(15)
- 复合辞「トイウモノダ」的意义与结构分析 杨学江(26)
- 日语中代词的“移位”现象 崔忠 李爱华(33)
- 原型范畴理论下的日汉被动句认知分析 徐明(39)
- 高校日语专业的日语新闻听力教学探索 方萍(50)
- 从日汉互译的角度浅析日语被动句的教学难点 张磊(60)
- 「参る」在敬语范畴中的用法分析——兼谈「お参りする」
 李洁 赵平(72)
- 关于日语连用修饰语问题的逻辑考量 胡志强 武锐(81)
- ビリーフ調査に見る日本語学習ストラテジー
 ——愛知文教大学在学の留学生を対象として 张馨(92)
- 日企人才培养理念对商务日语教学的启示 张虞昕(107)

• 比较文学 •

- 中日古典诗歌中“离别意象”浅探 卜晓镭 谷肖梅(116)

• 日本社会文化 •

- 日语寒暄语中的道德意识 吴新兰(130)
- 通过谚语对比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 王凌(139)

国家支援事業を介した地域素材の資源化

- 菰野町における「おかえりなさい、夕焼け空に赤トンボ
舞うマコモの里へ」事業の展開 …………… 王岩君(148)

・ 研究生论坛 ・

- 顺应理论框架下的日语反语研究 …………… 孙素建(158)
汉文训读与现代日语 …………… 周天荷(169)

・ 动态消息 ・

-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江苏分会大事记 …………… 秘书组(186)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30 周年大事记(1982~2012)
……………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188)

日语教学

「に＋あり＝なり」「で＋ある＝である」 与「で＋いる」

东南大学 陶友公

〔摘 要〕 山田孝雄指出「なり」是「に」与「あり」融合而来的,而现代日语里,「で＋いる」正在构成表达“是”的另外一种形式(如:「でいらっしゃる」)。笔者认为后者与前者的语言心理过程是同一的,所谓「なり」的连用形「に」实际上就是格助词「に」,所谓「だ」的连用形「で」也正是格助词「で」。

〔关键词〕 存在词 存在 判断 格 格助词

1. 存在词的概念及其背景构成

现代日语中的「ある」与文言日语的「あり」^①对应,它与一般的动词不同,其否定词「ない(無し)」是形容词,而且它不能与「ている」连用,但能以辅助动词(「てある」)的形式表示当前的状态,却不涉及造成这种状态的行为本身。而且,「てある」与「ている」相关。山田孝雄把「ある」规定为“存在词”,以此将之与其他动词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山田把「なり」分解为「に＋あり」、把「たり」分解为「と＋あり」、把「かり」分解为「く＋あり」,并认为没有所谓的形容词,因为可以把「く」视为形容词的词尾,而「に」与「と」都是格助词。

山田把「あり」单独视为“存在词”,对文言日语词的分类大有裨益。日语形容性词语(形容词和形容词动词)的划分、归类曾经是一个热点问题。

① 本文用“文言日语”指以平安中期日语为规范的所谓“文语”,“文语”这个词在汉语里并不常用,与其为汉语增加一个新造词,不如用我们已经习惯的“文言”这个常用词。

在文言里,其活用变化大致有以下几种:

終止形	未然形	連用形	連体形	已然形	命令形
赤し		赤く・て	赤き		
赤かり	赤から・ぬ	赤かり・て	赤かる	赤けれ・ど	赤かれ
樂し		樂しく・て	樂しき		
樂しかり	樂しから・ぬ	樂しかり・て	樂しかる	樂しけれ・ど	樂しかれ
豊かなり	豊かなら・ぬ	豊かに 豊かなり・て	豊かなる	豊かなれ・ど	豊かなれ
堂々たり	堂々たら・ぬ	堂々と 堂々たり・て	堂々たる	堂々たれ・ど	堂々たれ

注: 1 为方便起见,把终止形列在了第一位。

2 「・」后标注的是常见接续成分举例,分别是: 助动词「ぬ」、接续助词「て」と「ど」。

西方语言里的形容词只能用作表语(如: The sun is red)或修饰、限定成分(如: The red sun),但不能像在汉语、日语中那样单独用作谓语(如: 太阳红,日が赤い),它们的语法范畴变化和名词完全相同(性、数、格),而与动词完全相异(人称、时态与语气)。即便在可以视为日语语法范本的汉语里,形容词也只能用作谓语,而且它没有与动词完全一致的“词形变化”。

因此,最早研究日语语法的西方人若翰·罗德耶斯(自名“陆若翰”, Joan Rodrigues(ジョアン・ロドリゲス))在其《日语大文典》里把“一部分既能像形容词一样修饰名词,又能像动词一样变化”的「樂しかり」「豊かなり」「堂々たり」称为“形容动词”^①。芳贺矢一在其《中等教科明治文典》中使用了“形容动词”这一名称,并分出了「かり」「なり」「たり」三种活用形^②。所谓“かり形容动词”就是指上述列表中以「赤かり」为代表的一系列“词语”及其活用,因为「赤かり」「樂しかり」的所有活用及其范畴与动词相同。山田孝雄认为「赤かり＝

① 土井忠生,三橋健解説『日本大文典』勉誠社、1976年。

② 芳賀矢一『中等教科明治文典』富山山房、1904年。

赤く＋あり」「楽しかり＝楽しく＋あり」, 同様「豊かなり＝豊かに＋あり」「堂々たり＝堂々と＋あり」, 从而彻底将“形容动词”进行了分解。后来, 桥本进吉去掉了其中的“かり活用”^①, 因为它们明显是形容词的另外一种用法。很明显: 桥本认为「に」和「と」是形容动词的“连用形”词尾, 而非“格助词”。这与接于体言之后, 判断助动词来自「に＋あり」并不一样。

关于形容动词及其词尾的问题, 笔者赞同山田将「に」「と」与所谓的形容动词词干分离开来的观点, 但对他所主张的所谓“形容动词”等同于体言的说法则持保留态度。关于后一点, 本文不准备做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认为: 把「なり」分解为「に＋あ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现代日语的「である」同样也可以进行分解, 这里的「で」来自格助词「で」。

2. 存在词概念对理解日语的意义

对与文言中的「あり」「なし」相对应的现代口语中的「ある」「ない」单独进行考察, 同样非常必要。文言“形容词＋あり(＝かり)”现代日语口语版是“形容词连用形＋ある”, 它仍然比较常用。例如:

- (1) それだけに、文化及び民族性のイメージを考えるにつけては、我々は特別に慎重であり、焦点の選び方に**注意深くあらね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ある。(山崎正和『文化論の落とし穴』)
- (2) それは、**美しくありたい**という願望の現れであり、その願望を満たすために、クリームだの口紅だのが用い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加藤秀俊『仮面の思想』)

这里的「注意深くある」「美しくある」是「注意深い」「美しい」的意思。再来看一个例句:

- (3) 人間は、こう**ありたい**という理想的自我をどこかに描い

① 橋本進吉『国文法体系論』岩波書店、1956年。

ていて、その理想像に自らを近づける努力を怠ることがないようなのだ。(加藤秀俊『仮面の思想』)

如果单纯地把这里的「ある」解释为动词的话,那么就必要对「こうありたい」(想这样存在,希望是这样的存在,想是这个样子)”和「こういたい」(想这样待着)的区别进行解释。「いたい」中的「いる」是一个动词,受到行为者的制约,而「ある」在这样的句子里却不是一个普通的动词,它与「ない」一样只表示一种外在,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两者的区别。

- (4) 案内者が詳密で正確であればあるほど、これに対する信頼の念が厚ければ厚いほど、我々は安心して岐路に迷うことなしに最小限の時間と労力を費やして安全に目的地に到着することが出来る。(寺田寅彦『案内者』)

在上面的例句中,如果「で」和后续的「ある」不可分离,那么就无法解释此类语言现象与「である」的关系。同理,

- (5) ともかく、僕は十一月の北海道は嫌いである。僕の生まれ育った土地ではあるが、十一月だけはいただけない。
(渡辺淳一『十一月の憂鬱』)

也就只能被认为是又一个“惯用型”了。实际上这个「で」和「ある」「ない」中间可以插入的成分非常丰富。例如:

- (6) それはあくまでも抽象的な、観念的な自然でしかないのではなかろうか。(北村昌好『ブナ林の四季』)
- (7) 機械は人間よりはるかに勤勉ですらある。(梅原猛『日常の思想』)
- (8) ずさんな案内記でもあればそういう失敗はなおさらのことである。(寺田寅彦『案内者』)
- (9) この小さな島に住み付いた人たちがなんの争いもなく平穏に暮らせたというわけではけっしてない。(森本哲郎『「まあまあ」にみる日本人の心』)①

① 例句1—9以及后面的例句10都选自谭晶华主编《日语综合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第五到第八册的课文。

日语里表示追加提示的「も」,在汉语里一般翻译成“也”或者“还”,但它却是一个“助词”,其在句子里的位置是可以移动的。例如:“那里也有只猫”这句话,在下列两个不同的语境里翻译也不一样。例如:

a. 这里有只猫。那里也有只猫。→ そこにも猫がいる。

b. 那里有只狗。那里也有只猫。→ そこに猫もいる。

同样道理,“那苹果也是甜的”也应该有两种意义不同的对译:一种对应于「このりんごが甘い(そのりんごも甘い)」,另外一种对应于「そのりんごが酸っぱい」。可是第二种「も」应该放在哪里呢?如果知道「甘い」就是「甘くある」,那么就顺理成章:第二种情况的译文应该是「甘くもある」。

“他也是一位哲学家”,如果对应的前文是“他是一位实干家”,那么这时就一定要把“是”视为「で+ある」,才能顺理成章地得到正确的译文「彼は哲学者でもある」。

3. “在”与“是”之间

山田孝雄把“形容词词”分解为“连用形+あり”,并把它称为“存在词”,这反映了山田对西方语言哲学的高度理解:“连用形+あり”的形式与西方语言里描述性谓语——“to be + Adjective”是一致的,「あり」正好对应“to be”。

“to be”的本意就是“存在”,哈姆雷特的著名台词“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就使用了这层意思。笛卡尔的名言“cogn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海德格尔的著名哲学著作“《Sein und Zeit(存在与时间)》”中的“sum/sein”分别是它在拉丁语和德语里的对应词。

汉语里,“是”或者古代汉语的“也”是判断句的标记,它们和“在”没有任何交涉。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表示两者相等的符号“是”或者“也”,或者“to be”,或者日语的「なり」「である」,那些通常被称为“连词”(copula)。

并不是所有语言里都存在“连词”(copula)^①。即使在有连词的语言里,常常是不使用连词也同样可以表示判断。汉语的“孔子,圣人”,日语的「ここは教室」都是合格的判断句。古代汉语的“也”是一个“语气助词”,现代汉语的“是”原本是一个指示代词。从这些现象看来,在人类的语言里,判断连词(copula)既不是一个原始的成分,也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

“在”是否是一个动词这个问题与语义学真值逻辑有关。首先,逻辑把一个命题分解为物项与谓语动词,谓语动词被认作是相关物项的性质。为此,讨论一个命题的真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相关的物项真实存在,不存在的物象无法拿来讨论。因此,“存在”是相对于“客观世界”而言,而非相对于某个物项而言的,就算它也表示一种性质,那也是客观世界的性质,而非一个物项的性质。因此在形式逻辑里,“在”所对应的是一个副词“ $\exists$ ”(来自英语的“exist”),而不被视为一个动词^②。

这种语义学或逻辑讨论与现实语言运用的一种区别正是笔者想要指出的。在存在论范畴里,我们可以谈论所谓的“绝对存在”;但在现实的语言运用里,特别是在有听话人参与的会话里,这种“绝对存在”毋宁是一种通过后天学习才能理解。

一个学生说“老师在。”那绝不意味着“老师是客观世界的客观存在”,而一定是指在听话人能够理解的语境世界里,老师存在。而听话人一旦搞错了这个语境,一定会问“在哪里?”来确定判断说话人话语真伪的前提。在实际运用里,存在的主体与存在的场所同等重要。

我们从“宝宝在不在呀”、“爸爸在哪里?”开始学习“在”这个词,这些句子无论是否涉及“在”的空间位置,但它一直是理解的前提。一个幼儿并不像成年人那样拥有无边无际的“宇宙”或者“世界”的概念,对一个刚刚牙牙学语的儿童说:“你爷爷永远不在了”,他能否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含义呢?造成这种困境的最大原因正是说话人与听

①参考 Martin·Everaerst; Henk C. Van Riemsdijk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of Syntax* 的“Copula”和“Copula Sentence”条目。

②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7-42页。

话人之间对于默认“世界”，也就是对“存在场所”的理解差异。对一个幼儿说：“你爸爸还在吗？”他一定会满屋子去找，而决不会与“没有爸爸”联系起来。

上述这些议论是为了说明，动词“to be”，最为基础的用法是“在”或者“有”，同时，即使诸如 God is. 这样的不明示存在场所的用法最为基本，其背后仍然有一个默认“存在场所”作为理解的基础。据此推论：

The man is. (1) 与 The man is in the room. (2) 同样是基本的。(2) 的概念实际上和 (1) 的概念一致。The man is a teacher. (3) 则是派生的。

那么从 (2) 如何衍生出 (3) 的含义呢？这里使用了词义扩张过程中常用的“隐喻”的手法。

我们的认知是从身边的空间概念开始的。无论是有关时间、因果或者是其他的抽象概念，都来源于空间概念在这些范畴里的扩展。空间是三维的、立体的，可以某一个中心点划分出前、后、左、右等具体的“位置”，这些“位置”又可以看作是一个离散点的集合。我们在谈论“在某处”的时候，实际上考察的是这样一个离散的空间。

那么，由所有的“身份”或者“角色”，如“父亲、母亲、老师、同学”等离散概念，也可以比作是一个空间，在这种空间里，“处在父亲的位置上”就意味着“是父亲”。

4. 日语的「あり」和「にあり(なり)」

西方语言的“to be”由表示存在的词演变成了表示判断的“连词”，这与日语里从「あり」被用来组成「にあり」的认知过程一致。这也是山本把「あり」单独区分出来列为“存在词”在语义方面的考量。但是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语言直接把“to be(在)”用来表达判断，而日语却要合并一个“格助词”「に」呢？

首先，「に」绝不是英语的“in/upon/on”等。“in/upon/on”是一种纯粹的位置概念。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把 The pen is in the drawer. 和 The pen is on the table. 翻译成日语，我们会得到：「ペンは引き出しの中にある。」和「ペンはテーブルの上にある。」

由此可以看出：“in”或者是“on”在上述例句里对应的是「中に」或者「上に」，而不是一个简单的「に」。在英语里“from I/for I”这样的用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from me/for me”，英语的介词（前置词）要求后继名词采用特定的格。这一点完全可以推广到整个印欧语系。例如，古典期拉丁语的名词第一变格单数的词尾按“主、属、与、对、夺、地格（或者位格）”排列依次是：“a/ae/ae/am/a/ae”：拉丁语里的介词要求名词采用的格不尽相同：与“from”相当的“ex”要求名词的夺格，而与“to”相当的“ad”却要求对格，拉丁语里也有一个“in”，当后面的名词是对格时相当于英语的“into”，是夺格时相当于“in”^①。但是，当地点是城市或者岛屿时，表示进入使用对格、离开使用夺格，表示在那个地方使用地格。例如：Romae sum（我在罗马）。可见，这样的格概念才是与日语格助词所表达的概念基本相当的。

“地格”这个概念，在拉丁语里几乎快要消退了，只有部分地名才具有地格，而且其词尾形式也有与其他归并的倾向。但是，在比拉丁语更加古老的梵语里，普通名词也具有“地格（位格）”，而且其形式也非常特殊，如阳性名词单数的主、属、与、对、夺、从、位格的词尾分别是“s/s(as)/e/m/a/s(as)/i”，只有地格采用“i”词尾。但是梵语（与拉丁语一样），地格不但表示存在的场所，也表示动作进行的场所，换言之，是日语里「に」和「で」的合取^②。

上文已经谈过，英语或印欧语系的其他语言用“to be”来表示判断，是把判断内容隐喻成地点，如用拉丁语来表示以上概念的话，就是说，poeta sum.（我是诗人）与 Romae sum.（我在罗马）里与“poeta”所对应的，应该是“Romae”，原本应该采用地格。直至今日英国人仍然习惯于说“It is me”，尽管逻辑学家和语法学家几千年来一直说“It is I”才是正确的。这说明：在英国人的深层意识里，主语“it”和表语不应该属于一个格。

而日本人在长期的语言使用中把表示存在地点的格标记「に」和

① 樋口勝彦『詳解ラテン文法』研究社、1983年、11、25ページ。

② 罗世方：《梵文读本》，商务出版社，1996年，78页。

谓词「あり」合并起来了。这其实说明日语的“格助词”与西方语言的“格词尾”之间的差距：从历史上看，日语的助词具有独立的音调，与一个词的地位是相当的^①，因此，「に」可以从一个句节里面游离出来，与后继的句节相融合，这是印欧语系的语言里所没有的现象，而「に＋あり＝なり」就是这样形成的。

5. 从「なり」到「である」

那么「にあり」如何又变成了「である」呢？小学馆《国语大辞典》^②说：「である」是助动词「だ」的连用形「で」加上了「ある」，但是这个「だ」却被看作是「にてあり」演变为「であり」之后经缩变形形成的。然而，对这个「にて」却有一番不同于格助词「にて」的解释。「にてあり」并没有显著的文献证据，是一个构拟。但在中世纪的文献中，例如《平家物语》里的确有「にて候ふ」「にて御座り」这样的词语。「にて座す」这样的形式可以追溯到《万叶集》。「にてあり」这个虚构是从这些语言材料里推论出来的。

但是用「にてあり」的缩约来解释「だ(にてあり→であり→である→だ)」的方式并不能解释口语里广泛应用的另外一个形式「じゃ」与「だ」的关系。助动词「だ」虽然是在近世关东地区最先使用的，但在那里「じゃ」「じゃない」的形式并不比「だ」「でない」使用得少。

另外，可以用「僕はウナギだ」表示「我要的是鳗鱼」，但一般不说「僕はウナギなり」或者「僕はウナギである」。「我輩は猫である」只能理解为“我是猫”而不能理解为“我要的是猫”“我选的是猫”或者“我养的是猫”，但后者都可以简单地说「俺は猫だ」。从这个角度来看，把「なり」看作是汉语训读里对“也”的翻译，并把「にて座す」「にて候ふ」「にて御座り」「にてあり」和现代的「である」直接联系起来看更有说服力。

「にてあり」可以分解为「にて＋あり」并进一步分解为「に＋て＋あり」，但这里的「に」一般不被视为格助词「に」，而被视为“判断助

①渡辺実『日本語史要説』岩波書店、1997年、121ページ。

②「である」「だ」「なり」「や」「にて」の词源解释请参照小学馆『国語大辞典』的相关条目。

动词なり”的连用形。按上述分析,「なり」就是「にあり」,那么「にてあり」就成了「にあってあり」,但这种解释比较牵强。笔者认为:它就是格助词「にて」。

格助词「にて」与口语「で」相对应,表示动作的场所、工具、方法、事由等。但是其来源却十分特殊,“格助词「に」加上了接续助词「て」”这种用法别说在现代日语中,在古典日语中也几乎找不到。一般说来,接续助词应该用在动词或动词性成分的后面,而且「て」来自于表示“时”概念的助动词「つ」(「つ」的连用形),“时”又属于动词的范畴,而格助词用在体言之后,构成的成分一般被看作是体言性的。因此,从逻辑上判断,这个「に」与「て」之间应该脱落、合并了一个动词性成分。

早期这种格助词常用于和歌的标题或者起类似作用的「詞書」里,用例可以一直追溯到《万叶集》,其意义相当于从汉语训读里出现并广为使用的「に於いて」,这个“惯用型”里的动词「於く」不是现代日语里常用的“摆放”,它的含义是“占据某块空间,或居于某个位置”,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占据”→“在”或者“于”。

由此可以推断:构成「にて」的「に」与「て」之间脱落,或者合并了一个与“在”、“处于”相关的动词,如果是现代日语的话,可以断定,这个动词就是「いる」(在现代口语里,许多场合已经把「…ている/…ています」轻松地缩略成了「…てる/…てます」),但是在古代日语里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古代日语中,这个动词是「ゐ」,按常规判断,词头有一个辅音。但笔者仍然认为这是可以说通的:这个「ゐ」并不是「ワ」行的「ゐ」,而是「ヤ」行的「イ」^①,而「ヤ」行的辅音,在日本有文献以来的变化历史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与现在日语一样应该是一个半元音“/i-/",因此与「ア」行的「イ」相比,充其量只有软、硬之分,并不影响它会被「に」所吞并。

当然,这个「いる」也好,上文提到的「於く」也好,与「あり」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它们首先表示的都是一个动作。「於く」在上文提

①指成语「いも眠りも出来ず」或古代敬语词「います」里的「い」,《国语大辞典》认为它是接头词,意思是“睡下、休息”,作者认为这来自于古代的一个动词「いる」。